秦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元帝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散騎宗正給事中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恩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

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四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聚積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争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川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

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畢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蜮短弧也鷁水鳥也蜚負蠜也晝冥晦雨木冰木冰者氣著樹木木結爲冰也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蠭午猶雜沓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
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
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
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
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
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
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位則引其類在下位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郅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爲内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怨竟殺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也吉尸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陳湯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戊己校尉甘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斬單于首得漢節二及吉谷等所齎帛書凡
斬閼氏太子名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
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旣論功石顯匡衡以
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
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
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志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攬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逾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

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

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切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侯應郎中

罷邊備議

竟寧元年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

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

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卷卷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校謂數計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

衆乆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

有珠厓瑇瑁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匡衡字稚圭東海人丞相封樂安侯

䟽政治得失

特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

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以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

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攻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

忮害好僭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狃爲之恐傷汝也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大王躬仁邠國貴恕言化大王

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

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

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太子衛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

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
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
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
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
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
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
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
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
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
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
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
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
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
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禍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作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

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御史大夫

上言政事

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虚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

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嗇夫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襪絝刀劒亂於主上（絝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

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
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及諸陵園女亡子者
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
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
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
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
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

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上言除贖罪法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白明也）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

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與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擧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擧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觧之故觧讀曰解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

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巳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士伍尊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博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爲

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獨郡縣也誰如人名）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

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敕盡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

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
德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

上封事一

元帝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以房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
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三上
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
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愚陛下雖

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

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至陝上封事三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盆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

故不可欺天不可欺願陛下察焉[illegible]

翼奉字少君下邳人博士諫大夫

請徙都疏

上延問奉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
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
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
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
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
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
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
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
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
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

胡之難陛下共己無爲揆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

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

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奏災異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

安危至泰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賑救困貧賦醫藥賜官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

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二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戊爲公正寅午爲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䟽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均平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䟽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察

諸葛豐字少季瑯邪人司隸校尉秩光祿大夫

上書欲治權幸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歸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隷節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隷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

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隷者刺

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再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叔武弟而殺於兄（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以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晉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武叔将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

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左將軍封武陽侯

諫易太子

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雖寵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平當（字子思平陵人光祿大夫關內侯）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

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乆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述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

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西漢書疏卷之四 終